

北京短篇小说选

1949-1979



北京出版社

北京短篇小说选

(1949—1979)

北京出版社

北京短篇小说选

(1949—1979)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24,000字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10071·253 定价：1.10元

序

曹 禹

我喜欢读短篇小说。但短篇小说实在难写，写得好就更难。北京出版社编了这本建国以来北京的作家和业余作者写的短篇小说选集，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作品，创造了各不相同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题材、风格多样，生动地反映了北京地区（当然不只是北京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风貌。以一本不算太厚的选集，让读者对三十年来北京短篇小说的面貌了解一个清晰的轮廓，不是没有困难，因此，必然会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我想，读者和作者对此是可以谅解的。

出版这样一本选集，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企图多少说明一段文学历史。它以北京三十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了富有说服力的批判。建国以来的各个时期，都有大量的短篇小

说交给广大读者，由群众来鉴别，让实践来检验。检验和鉴别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确是硕果累累、生气勃勃。林彪、“四人帮”所谓的“空白”论纯属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只有在他们一伙的禁锢和摧残之下，才出现了百花凋零。

在这个选集中，有的作品，当它们一出现时就震动了文坛。这些作品来自生活，不粉饰，不造作，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尽管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它们并未被人遗忘。它们又重新开放了，而重新开放的花朵往往比初放更引人注目。另一方面，经过历史的惊涛骇浪的洗刷，那些适应林彪“四人帮”反革命政治需要，制造出来的东西，如混浊的泡沫一样，消失了，被人们遗忘了。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这个集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读完这个集子，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如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如坚持“双百”方针的重要，等等。

这个选集中的作品作者，有的是我的老朋友，有的是我的新朋友，也有我不大熟悉的新人。这说明林彪、“四人帮”打不垮我们的文艺队伍，经过艰难的斗争和曲折的道路，我们的队伍发展了，不断地壮大了，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最使我兴奋的，莫过于看到粉碎“四人帮”后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看到他们充满战斗激情的优秀作品。这充分显示出我们的事业走向兴旺发达。

这又使我有一点感触。我们的文艺创作与奔腾不息的

时代相比，与广大读者的需要相比，还有点跟不上。以北京地区而言，作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全国人民在向往着她，世界进步人士在注视着她，然而在绚丽多姿的生活面前，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文艺作品，显得还不够宽广，不够深刻。所以在首都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拿起笔来，多多地写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呢？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倡议，文化大革命前，有的领导同志倡导过；老舍先生生前用他的杰出的艺术实践，为我们作出榜样。我们要彻底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的什么这是“地方主义”等等罪名。作品源于生活，它自然可以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地方色彩，也是一种艺术风格。如果我们的作家各自把他们所熟悉的地区面貌生动地表现出来，也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我是写剧本的，不大懂得短篇小说。但我深知短篇小说在文艺创作中，有着独特的意义。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简便、迅速，人们称它为文艺尖兵。鲁迅先生说过，如果把长篇巨著比为“大伽蓝”，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一雕栏、一画础”，它们相互辉映，画出时代的风貌。

当前，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振作精神搞四化，聚精会神搞四化，可见声势之壮，决心之大。我们文艺工作者当然要站在时代洪流的前边，充分反映这个伟大的新时期，清扫前进的道路，鼓舞人们去实现新的长征的光荣任务。短篇小说自然应当更及时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热烈地祝贺已有的成就，同样热烈地期望短篇小说创作园地获得更大的丰收。

目 录

序	曹 禹(1)
登 记	赵树理(1)
长空怒风	魏 巍 白 艾(34)
大青骡子	刘绍棠(70)
我的朋友	高延昌(80)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97)
在悬崖上	邓友梅(144)
台湾姑娘	林斤澜(184)
红 豆	宗 璞(211)
姑娘的心事	章 明(249)
在山区收购站	骆宾基(258)
朋友之间	张葆莘(291)
彩 霞	浩 然(305)
葛 梅	管 桦(319)
春晖寸草	费 枝(331)
骏马飞驰	王慧芹(361)
房 客	杨 沫(379)
山丹花	理 由 陈祖芬(401)

班主任·····	刘心武(415)
带五线谱的花环·····	李 陀(446)
黄河在咆哮·····	雷 加(460)
玉雕记·····	肖复兴(483)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 洁(495)
海滩上的石子·····	母国政(515)

登 记

赵 树 理

一 罗 汉 钱

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

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钱”这东西就不用解释；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因此在没有说故事以前，就得先把“罗汉钱”这东西交代一下：

据说罗汉钱是清朝康熙年间铸的一种特别钱，个子也和普通的康熙钱一样大小，只是“康熙”的“熙”字左边少一直画；铜的颜色特别黄，看起来有点象黄金。相传铸那一种钱的时候，把一个金罗汉象化在铜里边，因此一个钱有三成金。这种传说可靠不可靠不是我们要管的事，不过这种钱确实有点可爱——农村里的青年小伙子们，爱漂亮的，常好在口里衔一个罗汉钱，和城市人们爱包镶金牙的习惯一样，直到现在还有些偏僻的地方仍然保留着这种

习惯，有的用五个钱叫银匠给打一只戒指，戴到手上活象金的。不过要在好多钱里挑一个罗汉钱可很不容易：兴制钱的时候，聪明的孩子们，常好在大人拿回来的钱里边挑，一年半载也不见得能碰见一个。制钱虽说不兴了，罗汉钱可是谁也不出手的，可惜是没有几个。说过了钱，就该说故事：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〇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照我这么说，性急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不在行：“怎么一个‘罗汉钱’还要交代半天，说到故事中间的人物，反而一句也不交代？照这样说下去，不是五分钟就说完了吗？”其实不然：有些事情不到交代时候，早早交代出来是累赘；到了该交代的时候，想不交代也不行。闲话少说，我还是接着说吧：

张木匠一家就这么三口人——他两口子 and 这个女儿艾艾——独住一个小院：他两口住北房，艾艾住西房。今年阴历正月十五夜里，庄上又要玩龙灯，张木匠是老把式，甩尾巴的，吃过晚饭丢下碗就出去玩去了。艾艾洗罢了锅碗，就跟她妈相跟着，锁上院门，也出去看灯去了。后来三个人走了个三岔：张木匠玩龙灯，小飞蛾满街看热闹，艾艾可只看放花炮起火，因为花炮起火是小晚放的。艾艾

等小晚放完了花炮起火就回去了，小飞蛾在各街道上飞了一遍也回去了，只有张木匠不玩到底放不下手，因此他回去得最晚。

艾艾回得北房里等了一阵等不回她妈来，就倒在她妈的床上睡着了。小飞蛾回来见闺女睡在自己的床上，就轻轻推了一把说：“艾艾！醒醒！”艾艾没有醒来，只翻了一个身，有一个明晃晃的小东西从她衣裳口袋里溜出来，叮铃一声掉到地下，小飞蛾端过灯来一看：“这闺女！几时把我的罗汉钱偷到手？”她的罗汉钱原来藏在板箱子里边的首饰匣子里。这时候，她也不再叫艾艾，先去放她的罗汉钱。她拿出钥匙来，先开了箱子上的锁，又开了首饰匣子上的锁，到她原来放钱的地方放钱：“噢！怎么我的钱还在？”摸出来拿到灯下一看：一样，都是罗汉钱，她自己那一个因为隔着两层木头没有见过潮湿气，还是那么黄，只是不如艾艾那个亮一点。她看了艾艾一眼，艾艾仍然睡得那么憨（酣）。她自言自语说：“憨闺女！你怎么也会干这个了？说不定也是戒指换的吧？”她看看艾艾的两只手，光光的；捏了捏口袋，似乎有个戒指，掏出来一看是顶针圈儿。她叹了一口气说：“唉！算个甚？娘儿们一对戒指，换了两个罗汉钱！明天叫五婶再去一趟赶快给她把婆家说定了就算了！不要等闹出什么故事来！”她把顶针圈儿还给艾艾装回口袋里去，拿着两个罗汉钱想起她自己那一个钱的来历。

这里就非交代一下不行了。为了要说明小飞蛾那个罗汉钱的来历，先得从小飞蛾为什么叫“小飞蛾”说起：

二十多年前，张木匠在一个阴历腊月三十日娶亲。娶的这一天，庄上人都去看热闹。当新媳妇取去了盖头红的时候，一个青年小伙子对着另一个小伙子的耳朵悄悄说：“看！小飞蛾！”那个小伙子笑了一笑说：“活象！”不多一会，屋里，院里，你的嘴对我的耳朵，我的嘴又对他的耳朵，各哩各得都嚷嚷这三个字——“小飞蛾”“小飞蛾”“小飞蛾”……

原来这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个有名的武旦，身材不很高，那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一出场，抬手动脚都有戏，眉毛眼睛都会说话。唱《金山寺》她装白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一个人撑满台，好象一只蚕蛾儿，人都叫她“小飞蛾”。张木匠娶的这个新媳妇就象她——叫张木匠自己说，也说是“越看越象”。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按这地方的习惯，用两个妇女搀着新媳妇，一个小孩在头里背条红毯儿，到邻近各家去拜个年——不过只是走到就算，并不真正磕头。早饭以后，背红毯的孩子刚一出门，有个青年就远远地喊叫：“都快看！小飞蛾出来了！”他这么一喊，马上聚了一堆人，好象正月十五看龙灯那么热闹，新媳妇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很关心：

“看看！进了她隔壁五婶院子里了！”“又出来了，又出来了！到老秋孩院子里去了！……”

张木匠娶了这么个媳妇，当然觉得是得了个宝贝，一年里，除了给舅舅去拜了一趟年，再也不愿意出门，连明带夜陪着小飞蛾玩；穿起小飞蛾的花衣裳扮女人，想逗小飞蛾笑；偷了小飞蛾的斗方戒指，故意要叫小飞蛾满屋子

里撵他，……可是小飞蛾偏没心情，只冷冷地跟他说：“不要打哈哈！”

几个月过后，不知道谁从小飞蛾的娘家东王庄带了一件消息来，说小飞蛾在娘家有个相好的叫保安。这消息传到张家庄，有些青年小伙子就和张木匠开玩笑：“小木匠，回去先咳嗽一声，不要叫跟保安碰了头！”“小飞蛾是你的？至少有人家保安一半！”张木匠听了这些话，才明白了小飞蛾对自己冷淡的原因，好几次想跟小飞蛾生气，可是一进了家门，就又退一步想：“过去的事不提它吧，只要以后不胡来就算了！”后来这消息传到他妈耳朵里，他妈把他叫到背地里，骂了他一顿“没骨头”，骂罢了又劝他说：“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舍不得了不得……”他受过了这顿教训以后，就好好留心找小飞蛾的岔子。

有一次他到丈人家里去，碰见保安手上戴了个斗方戒指，和小飞蛾的戒指一个样；回来一看小飞蛾的手，小飞蛾的戒指果然只留下一只。“他妈的！真是有人家保安一半！”他把这消息报告了他妈，他妈说：“快打吧！如今打还打得过来！要打就打她个够受！轻来轻去不抵事！”他正一肚子肮脏气，他妈又给他打了打算盘，自然就非打不行了。他拉了一根铁火柱正要走，他妈一把拉住他说：“快丢手！不能使这个！细家伙打得疼，又不伤骨头，顶好是用小锯子上的梁！”

他从他的一捆木匠家具里边抽出一条小锯梁子来，尺半长，一指厚，木头很结实，打起来管保很得劲。他妈为

什么知道这家具好打人呢？原来他妈当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闲话少说：张木匠拿上这件得劲的家伙，黑丧着脸从他妈的房子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小飞蛾见他一进门，照例应酬了他一下说：“你拿的那个是什么？”张木匠没有理她的话，用锯梁子指着她的手说：“戒指怎么只剩了一只？说！”这一问，问得小飞蛾头发根一支杈。小飞蛾抬头看看他的脸，看见他的眼睛要吃人，吓得她马上没有答上话来，张木匠的锯梁子早就打在她的腿上了。她是个娇闺女，从来没有挨过谁一下打，才挨了一下，痛得她叫了一声低下头去摸腿，又被张木匠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床边上，拉下裤子来“披、披、披”一连打了好几十下。她起先还怕招得人来看笑话，憋住气不想哭，后来实在支不住了，只顾喘气，想哭也哭不上来，等到张木匠打得没了劲扔下家伙走出去，她觉得浑身的筋往一处抽，喘了半天才哭了一声就又压住了气，头上的汗，把头发湿得跟在热汤里捞出来的一样，就这样喘一阵哭一声喘一阵哭一声，差不多有一顿饭工夫哭声才连起来。一家住一院，外边人听不见，张木匠打罢了早已走了，婆婆连看也不来看，远远地在北房里喊：“还哭什么？看多么排场？多么有体面？”小飞蛾哭了一阵以后，屁股蛋疼得好象谁用锥子刺，摸了一摸满手血，咬着牙兜起裤子，站也站不住。

她的戒指是怎样送给保安的，以后张木匠也没有问，

她自己自然也没有说。原来是她在端午那一天到娘家去过节，保安想要她个贴身的东西，她给保安卸了一个戒指；她也要叫保安给她个贴身的东西，保安把口里衔的罗汉钱送了她。

自从她挨了这一顿打之后，这个罗汉钱更成了她的宝贝。人怕伤了心：从挨打那天起，她看见张木匠好象看见了狼，没有说话先哆嗦。张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脸——每次回来，从门外看见她还是活人，一进门就变成死人了。有一次，一个鸡要下蛋，没有回窝里去，小飞蛾正在院里撵，张木匠从外边回来，看见她那神气，真有点象在戏台上系着白罗裙唱白娘娘的那个小飞蛾，可是小飞蛾一看见他，就连鸡也不撵了，赶紧规规矩矩走回房子里去。张木匠生了气，撵到房子里跟她说：“人说你是‘小飞蛾’，怎么一见了我就把你那翅膀耷拉下来了？我是狼？”“呱”一个耳刮子。小飞蛾因为不愿多挨耳刮子，也想在张木匠面前装个笑脸，可惜是不论怎么装也装得不象，还不如不装。张木匠看不上活泼的小飞蛾，觉着家里没了趣，以后到外边做活，一年半载不回家，路过家门口也不愿进去，听说在外面找了好几个相好的。张木匠走了，家里只留下婆媳两个。婆婆跟丈夫是一势，一天跟小飞蛾说不够两句话，路上碰着了扭着脸走，小飞蛾离娘家虽然不远，可是有嫌疑，去不得；娘家爹妈听说闺女丢了丑，也没有脸来看望。这样一来，全世界再没有一个人跟小飞蛾是一势了，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钱。她每天晚

上打发婆婆睡了觉，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门，把罗汉钱拿出来看了又看，有时候对着罗汉钱悄悄说：“罗汉钱！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钱暖到手心里，贴到脸上，按到胸上，衔到口里……除了张木匠回家来那有数的几天以外，每天晚上她都是离了罗汉钱睡不着觉，直到生了艾艾，才把它存到首饰匣子里。

她剩下的那只戒指是自从挨打之后就放进首饰匣子里去的。当艾艾长到十五那一年，她拿出匣子来给艾艾找帽花，艾艾看见了戒指就要要。她生怕艾艾再看见罗汉钱，赶快把戒指给了艾艾就把匣子锁起来了。那时候张木匠和小飞蛾的关系比以前好了一点，因为闺女也大了，他妈也死了，小飞蛾和保安也早就没有联系了。又因为两口子只生了艾艾这么个孤闺女，两个人也常借着女儿开开玩笑。艾艾戴上了小飞蛾那只斗方戒指，张木匠指着说：“这原来是一一对来！”艾艾问：“那一只哩？”张木匠说：“问你妈！”艾艾正要问小飞蛾，小飞蛾翻了张木匠一眼。艾艾只当是她妈丢了，也就不问了。这只戒指就是这么着到了艾艾手的。

以前的事已经交代清楚，再回头来接着说今年（或一九五〇年）正月十五夜里的事吧：

小飞蛾手里拿着两个罗汉钱，想起自己那个钱的来历，其中酸辣苦甜什么味儿也有过：说这算件好事吧，跟着它吃了多少苦；说这算件坏事吧，想一遍也满有味。自己这个，不论好坏都算过去了；闺女这个又算件什么事